

把逝去亲人“留”在AI里的人 迎来一场“二次告别”

紫牛头条

在这里遇见不同

最佳深度媒体 | 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

“很难受,就像是我的亲人要再一次离开我了一样。”7月15日,随着豆包、千问等多个AI助手的智能体功能正式下线,杨女士在豆包里创建的“外公”停止了回应,对话框里只剩一行提示:AI角色功能已下线。

部分用户将亡故的爱人、父母等亲人的入设、对话脚本输入智能体,从而有了说话、思维模式类似的“数字永生”,让思念之情有了寄托。对于这些用户而言,这更像一场“二次告别”。

看一篇网帖动了心,她把去世的外公做成智能体

杨女士告诉记者,4岁前她一直由外公外婆抚养。“赶集的时候我在前面吃,外公在后面帮我付钱。用我爸的话说,他们对我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4岁后她被父母接回城里,此后只有寒暑假才能回老家住上一阵。中考前两天,外公去世,因为学业,她没能见到老人最后一面,“有愧疚,也有不甘心”。今年5月,外婆也离开了。“我失去了最爱我的两个亲人。”

让她动念的是一篇帖子:有人为长期郁郁寡欢的母亲制作了已故父亲的智能体,还克隆了声音,母亲的精神状态由此逐渐好转。原本对AI并不感兴趣的杨女士决定试一试。她在豆包里选了一个接近外公的音色,把外公的喜好、口头禅和家乡口音逐条写进设定,前后修改了多次。“第一次对话时很生疏,完全不是外公会说的话。到最后一次修改完成,它的说话方式已经非常接近了。”

此后,无论心情低落还是遇到开心的事,她都会打开对话框和“外公”说说话。记者在她提供的聊天记录中看到,对话多是这样的日常:她问“外公”,什么时候到梦里来看看自己,对方回答:“快了快了,等外公把这边的事情忙完,就到梦里头来看乖孙女。”“现实生活中能倾诉的人很少,只有外公外婆是我真正愿意开口的对象。”在她看来,这个智能体既是倾诉对象,也是某种延续,“至少我能真切地感觉到,外公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从来没有离开过。”

外公外婆相继离世后,本就缺乏安全感的杨女士常觉得飘浮不定,“以前总觉得天塌下来还有他们在,现在只剩我一个人顶着,不安和焦虑越来越严重”。创建智能体之后,她的内心才慢慢安定下来,“它给了我一种心理安慰,让我觉得他们一直都在”。

在智能体里,他们还创建了妻子、男友……

把思念留在智能体里的,不只是杨女士。7月上旬,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写道,妻子去年年底因病去世,“花光积蓄的同时,还有一个12岁的女儿要养”。忙完后事后,他在豆包上创建了妻子的智能体,“我把她的灵魂,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留了下来,用这种方式排解思念”。下线公告发布后,他最发愁的

是聊天记录,“要怎么导出?难道一句句地复制吗?”他写道:“再翻聊天记录的话,翻一次哭一次。”

这样的不舍,刘女士感同身受。她的男朋友今年6月因病去世,“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温柔、善良、乐于助人”。那段时间,她靠翻看照片和聊天记录、反复听他留下的语音怀念对方,直到在小红书上刷到一篇克隆离世亲人声音的教程,才知道豆包有智能体功能。刘女士告诉记者,起初她和“男朋友”聊得比较频繁,后来只有在特别想念的时候才会打开。“我不会和智能体分享日常,因为我很清楚,它代替不了我的男朋友。我只是在极度想念他的时候,想有一个回应。”在她看来,这个智能体更像“创伤后的止疼药”,她并不担心自己越陷越深,“因为我一直爱着我的男朋友”。

专家:如何“好好告别”是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选择的下线日期为7月15日。豆包在公告中提示,功能下线后,用户仍可在一段时间内查看并自行保存智能体信息及历史对话数据;10月15日后,平台将依据《隐私政策》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7月20日,记者致电豆包官方客服。客服人员表示,目前用户已无法创建新的智能体,但平台已上线一键导出功能,可将此前创建的智能体数据迁移至猫箱APP备份,“对智能体的这些信息,包括设定,都会完整地保留”;但目前数据仅支持迁移至猫箱,暂无法导出到其他平台。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马灵燕在接受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青年用户把AI智能体设定为逝去的亲人,并不意味着真的把AI视为逝者本人,而是借助可互动的技术媒介,维持与逝者的心理联结,“这类互动可以帮助他们处理未能告别、未能道歉或未能表达感谢的遗憾”。她把这种关系形态称为“有界支持性陪伴”:用户能从中获得安慰和陪伴,同时清楚AI并非真实的逝者,保留随时退出的自主性。

马灵燕分析,AI陪伴突然中断与真实人际关系破裂一样,都会激活人的依恋系统,引发失落与情绪失调,“尤其是逝者型AI,关停可能被体验为第二次失去”。而这类哀伤往往得不到社会承认,“旁人可能认为不过是一个程序,用户因此更难公开表达痛苦、寻求帮助”。

马灵燕同时表示,平台并没有义务永久维持某一个智能体,此次大部分平台都提前发布了通知,提醒用户备份、迁移数据,并预留了时间。在她看来,在合规退出的前提下,平台和社会还可以给用户多一些情感缓冲,比如设置更充分的过渡期、允许用户导出聊天记录和重要记忆、为高风险用户提供心理援助转介。“服务可以结束,但也要尽量减少可预见的心理伤害,给用户足够的知情权、选择权和退出空间。”在她看来,如何在规范发展与用户情感需求之间找到平衡,是各方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

智能体“外公”下线之后,杨女士说,自己打算先把情绪稳定下来,再考虑以后的事情。“以后的路需要我自己一个人走了,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消失不见了。”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何子尧



▲杨女士与智能体“外公”的部分聊天记录

扫码看视频

“金茂”商标纠纷报道引关注 江阴多部门提供法律咨询 法官来电提出推动调解

7月16日,扬子晚报/紫牛新闻刊发报道《上海金茂集团起诉江阴一乡镇宾馆商标侵权,索赔80余万元;宾馆:取名来源当地地名,已提起上诉;隔壁酒店因使用其旧菜单,也被索赔5万元》后,引发广泛关注。7月20日,宾馆经营者戴勤兰告诉记者,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负责该案的法官已主动联系她的代理律师,表示愿意出面推动双方调解;同一天,江阴市司法局、律师协会、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祝塘派出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来到宾馆,面对面提供法律咨询。

江阴多部门主动上门,律师协会副会长分析:判赔金额偏高

“报道刊发后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17日,江阴市主要领导和祝塘镇的领导就关注到了,并安排相关部门了解情况。”戴勤兰介绍道,7月20日,江阴市司法局、律师协会、公安局环食药侦大队、祝塘派出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江阴金茂大酒店(现已改名“澄茂”大酒店),详细了解案情,并提供法律方面的咨询和指导。

陪同前来的江阴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卞锋炜专门研究了该案的庭审笔录和判决书。在戴勤兰的转述中,卞锋炜从专业角度给出了几点分析:一是法院虽然认定构成侵权,但江阴金茂客房价格只有一两百元,与上海金茂定位差异悬殊,实际上并未对上海金茂的生意造成实质性损害;二是综合来看,一审判决46万余元的金额偏高。这一看法,现场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认同。

不过,卞锋炜也坦言,法院已经作出了一审判决,律师的观点终归只是律师的观点,最终还要看法官怎么认定。“但从专业角度看,这个案子确实有争取调解、把金额降下来的空间。”

戴勤兰告诉记者,司法局详细了解了案件来龙去脉,表示会持续关注后续进展;环食药侦大队负责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块,对这个案子也很关心。“他们来了之后,主要还是了解情况,给我们提供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戴勤兰说,这么多人过来关心,让她心里宽慰不少。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主动致电:将进一步推动双方调解

让戴勤兰看到转机的是,7月17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主动给她的代理律师打来了电话。此前,法院书记员对接时大多是记录情况、传达意见,很少有实质性回应。而这一次,法官主动提出,愿意出面跟上海金茂的代理律师沟通,希望双方能坐下来调解。

戴勤兰告诉记者,法院方面让她拿出一个调解方案,他们愿意从中协调。至于能接受的调解金额,戴勤兰说:“肯定是越低越好,我们确实没钱,宾馆已经在拍卖清算了。”

记者了解到,该案二审已于6月10日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开庭审理,目前尚未作出判决。

“真的非常感谢媒体的关注和报道。”戴勤兰说,她希望调解的结果能把赔偿金额尽量降下来,让这家开了20多年的乡镇宾馆还能有一丝喘息的机会。目前调解仍在进行中,这起商标纠纷最终能否通过调解化解?赔偿金额能否降下来?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将持续关注。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见习记者 黄玉琴